

## 蝸牛

一年多前，我才帶完一屆低年級，身心俱疲。

雖然低年級孩子天真可愛，但當一個低年級老師是需要極大耐心與愛心，很有修養的聖人，我自認為大悲咒聽得不夠多，還要再修練幾年才能得道，因此一直唧噥著不要再帶低年級了。然而，也不知是因為慣性還是命運，總之，我又被分配到低年級去。

面對這個新班級，我的接受程度竟比自己所能想像的還低。雖然我一直勉勵自己要以專業素養去教育孩子，但是，除了份內的事做好之外，捫心自問，我並不像以往，將孩子們疼進心坎裡去。與家長們的互動，或許是因為緣分薄，也始終無法和上一屆家長一樣真心融洽，因此與新班級格外生疏。

在這種情況下，班上又在一個月後轉來一名新同學，使原本就很龐大的班級人數再度上升，我覺得負擔加重，因此更心煩了。

新轉學生是個說話不甚清楚，俗稱「大舌頭」的小男孩，少了一條筋似的，看起來不是很靈光。我還在心裡嘀咕，可能轉來個小麻煩了，沒想到一語成讖。在他轉來的第二天放學時，小迷糊居然忘了要怎麼回家！我問他昨天是怎麼回去的？他說昨天有一個五年級的表哥來接他。那今天呢？我著急了。他還是老神在在的回答，今天要跟安親班老師走。安親班老師呢？我越發緊張了。他說，不知道。

因為我是通勤族，每天都要趕火車回家，如果錯過一班列車，回家時間就會延後將近一小時，而我回家後還要去參加各種研習，所以一刻都耽誤不得。但基於教育道德，又不可能拋下孩子，自己跑去搭車，只好趕快撥電話通知家長，聯絡他快來接孩子。偏偏孩子又背不出爸爸的手機號碼，我只好十萬火急衝回教室去找通訊錄。孩子在後頭跟著我焦急的步伐，拖著滾輪式書包，一路「嗶叩！嗶叩！」狼狽的跟我上樓去。

總算聯絡到這個也迷糊的父親，我催促孩子快下樓去，他的姑姑很快就要來大門口接他了。原本我心裡是打算讓他自己走回大門口，我則得快速離開學校趕車去了。

孩子依我的指令，小小身軀拖著書包往樓梯口走，突然回頭，用他咬字不清的聲音問我：「老師，那妳咧？」

真意想不到，這單純的問題，竟直直震撼我心，他關切的眼神與詢問，讓

急昏頭的我頓時恢復理性，羞愧的紅了眼眶。呆了三秒鐘，我顫音回答：「老師跟你下去一起等。」

曾經有一本書，書名大概是《牽一隻蝸牛去散步》，書中一位老師把某些較不聰明的孩子暗喻為蝸牛。他辛苦的牽著蝸牛，拖牠、拉牠，甚至氣得想踢牠，但蝸牛就是蝸牛，還是慢吞吞的爬。他氣得大叫，向天怒吼，為什麼他得牽著一隻蝸牛去散步，簡直累死人了。他一路生著悶氣，走在蝸牛後頭，懶得再去拉牠了。蝸牛依舊在他前方慢慢爬，經過一座花園時，他突然聞到迷人的花香，感受到溫煦的陽光和暖風，這才發現，原來，是一隻蝸牛正耐心陪著他去散步才對。

遇到這個孩子之後，我時常想起這個故事。因為父母不常關心他，所以這孩子衛生習慣不太好，作業完成也不確實，加上天資不算聰穎，因此功課始終平平。有時我會因為他屢屢遲交作業而生氣，對他有所期望而責罵他，然而，這隻小小蝸牛，還是用他一味緩慢的步調爬行，也悄悄將他的愛與寬容放進我的心底。

他有個破碎的家庭，父母離異，父親再娶，後母對他並不像對親生女兒那麼好，父親偶爾也會打他。但這孩子從來不會對外界充滿敵意，總是笑得痴痴傻傻，用善良的眼光看待每一個人。

下課時，我忙碌的坐在辦公桌前，像機器人似批改作業，這孩子總會跑到我後頭，伸出小小的手，放在我肩上，笑著問我：「老師，妳會不會累？我幫妳按摩。」中午午餐時間，我忙前忙後分配餐點，他會立在我前頭，雙手誠懇的遞來一包面紙，「老師，這個給妳等一下吃飽了擦嘴。」

有一回，他笑吟吟攀在我椅背上，面露調皮神色的問我：「老師，妳知不知道我為什麼對妳這麼好？」啊？原來這還有理由呀！我頗訝異，笑著搖搖頭，「我不知道耶！為什麼呢？」他把頭伸到我臉頰旁，「因為妳也對我很好啊！」只是這麼簡單的理由，只是我基於職責的照料，就讓這天真的孩子將我視為神派來的天使。我由衷感謝他，真的叫我看見了這世界最純淨的顏色與光輝。我摸摸他的頭，把他缺了門牙的笑臉印在腦海中。

一年級上學期結束前，這孩子因為一次家庭糾紛，父親將他毆打成傷，被親生母親發現，決心將他帶回，於是，他將在學期末轉學。

剛好學期也快結束了，所以我到台前，跟小朋友說明天要辦期末同樂會外加歡送會，要跟他好好告別。另外還講了一堆大家相逢就是有緣，要珍惜千萬人中

只選我們三十幾人相識的善緣等等。

下課後，這孩子跑到我身邊，哽咽的說：「老師，妳剛剛說的那句話，我聽了差點哭出來。」我還搞不清楚他說的是哪一句話，他就真的趴在我肩膀上傷心的哭了。

曾經，我漫不經心的告訴同事們，如果有學生轉學，我絕不會哭，還會在心裡謝謝他，讓我少了個負擔。但事到臨頭，面對孩子的天真感性，我才發現，原來愛已滋長，非關責任或工作，只是因為真心。我跟著淚如雨下，師生倆哭成一團。一旁莫名所以的學生問我：「老師，你們在哭什麼啊？」我抬起頭忿忿的說：「你們怎麼這麼沒感情？xx要轉學了，當然難過！」

翌日，這孩子提了一個皺巴巴的塑膠袋來到我面前，他把手伸進去撈了一陣，雙眼明亮的看著我：「老師，這是要送妳的紀念品。」

那是孩子自己捏製，一個歪七扭八的黏土作品，我接過來，視如珍寶的擺在辦公桌上。之後，他又在歡送會中，一一將他那些為數不多又破舊的玩具，當成紀念品，送給他的朋友們。臨走前，他把已經空了的塑膠袋攤開，又將他這近半年來堆放在教室的學用品塞進去，然後拖著袋子「嗶叩！嗶叩！」，準備離開。

臨走前，他又哭了。

作為一個老師，有很多的職責和要求背負在身上，馱著重重的殼，我也是一隻蝸牛。會有個孩子問我：「妳覺得當老師好不好？」我笑笑，有點模稜兩可：「也好，也不好。」孩子打破沙鍋：「哪裡好？哪裡不好？」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我很難一言概括這份天職。說是天職，並不是為了抬高自己的身價，而是這份工作，確實有很大的使命感。有人說過，當醫生和老師都可以決定一個人的一生。但老師的責任比醫生更重大，一個醫生犯了錯，最嚴重的情況就是讓病人失去性命；一個老師失誤了，卻會把錯誤埋在孩子身上，且跟著長大甚至擴散。

大多數正常的老師，在教育路上，都是帶著熱忱與希望出發的。但教育的路不只有老師和孩子這麼單純，會有一道法令突然開車飛馳而過，會有一名長官架著飛機嗡嗡而起，更有一群家長會駛著火車跟在後頭。老師和孩子一樣，都只能靠著一雙腿，奮力往前走。有些人不以為然，想把自己的孩子拉來身邊坐火車或開飛機，於是孩子在不知不覺中失去了踏實感，忘了靠雙腿走路的辛勞與樂趣，變得好高騖遠、投機取巧。

老師絕不可能是聖人，就連至聖先師都會責罵學生是糞土之牆，心灰意冷。那麼凡夫俗子的我們，又怎麼可能十全十美？這麼說並不是找藉口，只是常理闡

述罷了。我多願意和孩子分享喜怒哀樂，讓他們知道，老師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也跟他一樣會犯錯，會發脾氣。很慶幸，孩子也多能明白，老師正努力和他們一起成長。蝸牛們給彼此時間，等待對方，也等待自己。

有一回，班上一個醫生的孩子，上科任課時十分目中無人的大聲聊天，不顧好脾氣的科任老師走到他身邊，仍自顧自說話，直到話題結束才停止。在後頭目睹這種狀況的我，十分氣憤，下課後就在他的聯絡簿寫上「上科任課時不顧老師勸導，大聲聊天」。隔天，家長回我：「我們家是民主教育，所以孩子都很自由，不喜歡受限制」。很多老老師們都勸我這種有理說不清的情況，只要回一句「了解」就好了。也許我太不識時務，也或許是初生之虎，總之，我還是試圖與家長溝通，就又寫上「我也認同孩子不應受太多拘束，但所謂『民主自由』，應該不以傷害別人的自由為自由，不是嗎？」接下來，學生的聯絡簿就成了老師與家長的辯論場，家長竟回答：「我已經告訴我的孩子，老師是一個不苟言笑的人，叫他以後注意一點」。老實說，看到這樣的字句，我那一份教導孩子辯明是非的心，幾乎是降到冰點了。我將孩子喚來身邊，紅著眼眶詢問他：「老師希望你上課尊重老師和其他同學上課的權利，難道不對嗎？」孩子低著頭，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我失望的請他回座位，自己則沮喪好一陣。

放學前，奇蹟發生了。我的辦公桌上不知何時多了一張小紙箋，上頭畫著一個孩子的笑臉，寫著：「老師，對不起。」

我趕緊把孩子叫進來，他充滿歉意的眼神，讓我忍不住想抱一抱他，「好孩子，我不怕你犯錯，最怕你連一點小錯都不肯承認，讓自己變成是非不分的人。」

我不相信這世界上有教不好的孩子，但如果錯過了教育好他的時機，屆時再哭天搶地，怨學校怨社會，都來不及了。

在這幾年中，我遇到了很多值得感謝的孩子，透過他們的眼光，我了解了世界不是理所當然，生活中有很多值得興奮的樂趣、值得欣賞的色彩。也遇到某些讓人記憶深刻的家長，我感激他們的信任或不信任，給我學習的機會。

曾有一位家長爲了我將班上一個過動兒的座位安排在他孩子身邊而寫一封長信給我，內容大致是他的孩子不願意跟那個愛吵鬧的學生坐，其中最令我愕然的話是：「我知道你領人家薪水的，不能挑學生也不能做主啦！但面對這樣一顆定時炸彈，妳老是要好學生去幫助他，未免太不公平了吧！」

直到現在，很多社會大眾還是以爲老師是吃香喝辣的行業，佔盡社會利益，有寒暑假，只要教教小朋友，混到老年，又有一大筆退休金。這樣子全然不顧老

師辛勞，隨意扣押在老師們身上的「莫名好處」，使得有些家長在跟老師溝通時，總是忿忿不平，甚至是輕蔑責備。捧著那封信，我的手在發抖。看著那個不知和我同遭批評的過動兒，依舊在班上搗蛋搞怪，兩面不是人的我，卻是想哭都哭不出來。

我多想讓那位家長知道，這過動孩子堪憐的身世，也多想讓他體會，如果可以選擇，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優秀、健康的。然而，這一切都是贅言，還是替他們換座位最實在。

爲了這個社會局帶來的棘手個案，我確實吃了不少苦頭。這個孩子雖然過動卻聰明絕頂，因此更加桀傲不羈。透過書面資料，我明白了他複雜的家庭背景，也知道他現在正在寄養家庭中接受照顧。但新環境讓他很不安，也充滿防禦性，因此時常會出現傷害自己或別人的暴力行爲。

有一回他因爲不服氣放學後我請他留下來把他弄髒的地板擦乾淨，竟將書包重重摔在椅子上，使得桌椅一併倒在地上，發出一陣劇響。我的理智神經瞬間崩斷，氣呼呼拉著他去提水，立刻把地板擦乾淨。沒想到，這回他竟乖乖馴服，在實習老師聞聲前來查看發生什麼事時，瘦瘦小小的他，正蹲在地上，抽抽咽咽擦地板。

這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哭，鳥瞰他因爲蹲著而更渺小脆弱的身軀，我心痛得不能扼抑，顧不得實習老師還在身邊，忍不住就哭了。

之後，爲了更了解他的狀況，我與幾名輔導老師一起到他原來的家，與他阿媽見面。那是一條很簡陋的小巷，就像哈利波特故事中，存在現實世界卻不輕易讓人們發覺的魔法巷，在這樣的大都市中還會有這樣幽暗陰森的陋巷，真讓人咋舌。

阿媽的工作是撿破爛的，因此門口堆了很多垃圾，推開不像大門的木框網門，我進入了那孩子成長的世界。阿媽提到自己的孫子，心中是既憐惜且無奈的。孩子無辜，身在一個支離破碎的家庭，只留下阿媽照顧他，偏偏老人家除了打罵，不知如何管教孫子，弄得兩敗俱傷，只好由社會局介入，另覓寄養家庭。阿媽佈滿皺紋的臉龐，一定夾了很多淚痕，我不忍目睹，只能安慰她。當她知道我就是孩子的級任導師時，趕緊伸出黑皺的手，握著我抖顫的說：「老師，阮孫就拜託妳了。」

如果我是老鷹，我一定要把阿媽的期望叨到天上去，請求蒼天協助；如果我是巨鯨，我一定要將阿媽的請託啣在嘴裡，懇求海神幫忙。然而，我只是一隻蝸

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阿媽的希望放在殼上面，和孩子一起，慢慢往前爬。

在多少跌跌撞撞中，孩子總算分了班，升上三年級了。分班後，我還是很想念他們，孩子們也一樣，而第一個回到我新班級探望我的，就是這個過動兒。一個暑假過後，他變得更瘦更黑了，原本他躲在門縫後不好意思進來，但那顆五分頭小腦袋還是被我看見了，我握著他扭捏不安定的手，追逐他依舊飄飄蕩蕩的眼神，給他一句發自真心的問候：「在新班級好嗎？」

他羞赧的點點頭，像一陣風似的又溜了。

從前，我以為自己牽著一大群蝸牛去散步，所以走得很不順暢，身心疲憊。後來，我發現讓蝸牛牽著去散步，我才有時間體驗美景，暢聞花香。現在，我正在學習，和孩子們一起當蝸牛，一起在成長路上緩慢且踏實的爬行。

很多人怕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點上，所以總急急為他們安排人生，絲毫不容許孩子用自己的步調在成長路上摸索、跌倒。這也是愛，但這樣的愛，卻不見得適合每一個孩子。

格林童話裡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有一天神去探望夏娃，夏娃想讓神開心，就讓比較好看的孩子出來迎接神，將比較不好看的孩子藏在甕裡。神在接受夏娃招待後，就賜他那些好看的孩子當貴族、當富人的命。夏娃一看，趕緊叫她那些藏著的孩子也出來，希望神給他們賞賜。沒想到神便賜那些孩子當農夫、當工人的命。夏娃很傷心，認為神偏心，雖然孩子有美醜，但總是她的孩子，怎麼可以因為外表，就讓他們的命運有這麼大的差別。神看著夏娃，緩緩道來：「這世上每種職位，都要有人擔任，才能達到和諧的平衡。何況，只要在自己的位置上好好努力，自然就會有榮耀歸屬。妳又何必傷心呢？」

我是一隻蝸牛，身邊還有很多小蝸牛，正亦步亦趨往前爬。請給我們一些時間，請給我們一些包容，因為，我們互相扶持鼓勵，總有一天能到達屬於我們的終點，不是嗎？